

李氏音鑑
音系研究

杨亦鸣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李氏音鉴音系研究

杨亦鸣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氏音鉴音系研究

杨 亦 鸣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教社印刷一分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75印张 4插页 165千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19—2921—2/G·2544

定 价: 5.20元

序

杨耐思

徐州师范学院杨亦鸣同志所写的这本《李氏音鉴音系研究》，篇幅不算很大，而内容充实，涵盖了近代汉语语音史的许多新颖的见解，观察入微，论证周密，算得上这个学术领域里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李汝珍是清代乾嘉时期的一位颇有才艺的音韵学家兼作家，直隶大兴（今北京市）人，大约生于1763年以后，卒于1830年以前。1782年秋他“随兄佛云宦游胸阳”，寓居海州板浦（今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板浦镇），以后除了短期去过河南、淮南、江南等处外，大概一直居住板浦，终其一生。他的小说《镜花缘》描写海外游历，借题发挥，蕴含了许多古代神话传说、奇观异闻、文史典故的内容，类似小百科全书，正如鲁迅所说：“盖以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然亦与万宝全书为邻比矣。”因能让人增加多方面的知识，所以颇受读者的欢迎。他的音韵学专著《音鉴》，是他经过多年的音韵研究，比照南北语音异同，“穷源索隐，心领神悟”而完成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六卷（外加卷首，序文凡例），前五卷采用问答的形式，一共三十三问，论述音韵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抒发自己的学术见解。最后一卷为《字母五

声图》是以字母为纲，按所定的音韵系统编制出来的一个小韵表，表上列出的小韵代表字都注有反切和射字暗码，没有小韵代表字的空格里标以○，也注有反切和射字暗码。此书堪称一部内容丰富、形式独创、意旨深邃的音韵学名著，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众多的学者，如钱玄同、胡适、白涤洲、赵荫棠、王力、陆志韦、俞敏、史存直、李新魁、何九盈等相继肆力于《音鉴》的研究，介绍它的体制和内容，考订和说明它的音系，评论它的得失，并开始涉及它的音系的性质问题，把书里所记的“北音入声”当作北京语音材料来处理，开拓了关于明清韵书研究的新领域，功不可没。但是，关于《音鉴》的详细内容或深层情况仍然不被世人所知，它所代表的音系究竟是怎样的性质？它的“南北方音兼列”的实质是什么？“北音”、“南音”究竟各何所指？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也还没有弄清楚。因而继续研究《音鉴》，进一步探讨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很有必要了。

亦鸣同志的这本书就是适应这个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音鉴》所取得的最新成果。

亦鸣同志的研究深入细致，博览深思，勤于钻研，勇于创新。他利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and 现代汉语方言的材料，进一步考证了李汝珍的生平和《音鉴》的写作背景、成书的年代等问题，揭示了《音鉴》的详细内容和它的特色，通过多维考察，理性审视，摸清了李汝珍的粗细理论和反切特点，李氏关于音系的描写和处理方式的具体细节，从而发现《音鉴》所代表的音系并非有些学者所断言的，是一个南北方音杂糅体系，而是一个以当时北京语音为基础，兼顾当时以板

浦为代表的海州语音而构成的体系。这是一个颇具匠心的体系：在一个音系框架之中，既能容纳当时的北京音系，又能容纳当时的海州音系。北京音系与海州音系相同的部分，共同使用了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是大的一部分；北京音系与海州音系不同的部分，使用了这个框架的专为海州语音而设的另一部分，这是小的一部分。大小两部分融为一体，构成一个体系。《音鉴》所谓“北音”，就是李氏童而习之并保持的大兴话音系。所谓“南音”，就是李氏“久作寓公”而熟会的海州音系。所谓“南北方音兼列”，就是李氏所设计的框架，是既能体现“北音”，又能体现“南音”，而不致破坏北京音系的完整性的匠心独运。以上这些情况，亦鸣同志都作了充分的论证，明快的叙述，而且掌握了音韵学的一项重要的新方法——剥离法（亦鸣同志称作“透视分离法”），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自如。这项新的研究方法，前人很晚才加以介绍，亦鸣同志是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揣摩出来的，这也可以算作他的一项独创。

这一关于《音鉴》音系性质的发现非常重要。扫清了笼罩在《音鉴》之上的层层迷雾，显露了它的庐山真面，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使我们对于李汝珍的音韵学和他的《音鉴》一书获得了新的认识。亦鸣同志循此更切实细心地阐释《音鉴》的音理和名词术语，采用列表的方式来描写当时北京音系的结构，把“南音”成分从共同的音系框架中分离出来，构拟出了十八世纪末的北京音系，并与现代北京语音进行比较。不仅为近代汉语语音史提供了一个二百年前北京语音的断代平面系统，而且说明了《音鉴》的文献价值和它在语音史上的重要地位。

亦鸣同志创获的新的研究方法——透视分离法并在应用中获得成功经验，对于研究明清音韵专书也有重要的意义。明清的韵书、韵图有不少类似《音鉴》的构制，在一个音系框架之中，安排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系，而作者并没有明确的交代。大概唯有16世纪初，朝鲜汉语言学家崔世珍在他所著的《四声通解》（公元1517年）里，说明他采用了“就同注异”的注音方法。他的书包含了汉语的四种音：“正音”——《洪武正韵》反切所反映的音，“蒙音”——《蒙古韵略》译对的汉语音，“俗音”——朝鲜申叔舟所记录的汉语口语音，“今俗音”——崔氏自己所记录的汉语音。他用朝鲜正音文字标注这四种音，以“正音”为准星，其余三种，凡与“正音”相同的一律不注，不同的一律加注。可以看出，他的书是兼收并蓄几种音系的典型。

亦鸣同志的书里还有许多新的发现，精彩的论述，读者展卷就可以读到，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本书的初稿是亦鸣同志1983——1986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是在音韵学家古德夫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写成的，并得到了徐复教授、曾述敬教授、廖序东教授、李成蹊教授等几位专家的指导和帮助。1986年秋天我有幸读到这个初稿，颇感颇多新意。以后又陆续读到他从中加工整理出来的单篇论文，《李氏音鉴音系的性质》、《李氏音鉴的粗细理论及反切特点》等，都堪称佳作。现在经过全面仔细的修订，该书即将面世，为近代汉语语音史增添了新篇章，故乐为之序。

1991. 3. 1于北京

目 录

序·····	杨耐思	(1)
引言·····		(1)
壹 李汝珍与《李氏音鉴》·····		(6)
一、李汝珍的生平、交游与著述·····		(6)
二、《李氏音鉴》的版本·····		(12)
三、《李氏音鉴》的体制、内容与性质·····		(16)
貳 《李氏音鉴》音系的方言基础及其在普通 话语音史中的地位·····		(34)
一、对《李氏音鉴》音系的不同看法·····		(34)
二、《李氏音鉴》音系的性质·····		(36)
三、《李氏音鉴》音系在普通话语音史 中的地位·····		(59)
叁 《李氏音鉴》的粗细理论及反切特点··		(64)
一、《李氏音鉴》的粗细理论·····		(64)
二、《李氏音鉴》的反切特点·····		(76)
肆 《李氏音鉴》的声、韵、调系统·····		(81)
一、《李氏音鉴》的声母系统·····		(81)
二、《李氏音鉴》的韵母系统·····		(91)
三、《李氏音鉴》的声调系统·····		(107)

伍	从《李氏音鉴》透视十八世纪末的 北京音系·····	(113)
	一、十八世纪末北京音系的声、韵、调系统·····	(113)
	二、十八世纪末北京音系音节表·····	(126)
陆	结语·····	(196)
	一、本书的结论·····	(196)
	二、研究方法·····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2)
	附录：关于北京大学所藏的《音学臆说》 ····· [日] 花登正宏	(207)
	后记·····	(234)

引 言

李汝珍是乾嘉时代的一位奇才。论创作，他留下了一部“博识多通”①的《镜花缘》；论学术，他留下了一部颇有“独到之处”②的《李氏音鉴》。《音鉴》是一部音学导论式的著作，举凡声母、韵母、声调、韵书、反切、南北方音、古今音变、击鼓射字等音学知识，该书都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分析，使向被认为“学者童而习之，白首茫如”③的“绝学”，变为“明白显易”④的学问，“初学之士循而习之，朝学暮能应，无不脱口而出矣。”⑤从《音鉴》刊印前即以抄本形式流传各地，⑥刊行后又一版再版的情况来看，该书在清代的确是颇受一般读者欢迎的。

但由于李汝珍以时音入书，又自创术语，另立体系，一改旧来等韵之面貌，有悖清代崇古之风，故为守旧之学者所不容。《中国人名大辞典》“李汝珍”小传就代表了这部分人的看法：

李汝珍〔清〕大兴人，字松石。通声韵之学，撰《李氏音鉴》，定“春满尧天”等三十三母。微引浩繁，浅学者多为所震，然实未窥等韵门径。又有《镜花缘》及李刻《受子谱》。

胡适在《镜花缘的引论》中说：“此传不知本于何书，但这

种严酷的批评实在只足以表示批评者自身的武断。”^⑦其实，此传本于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其书云：

……其言时音者，世俗盛传《空谷传声》、《李氏音鉴》二书。……《李氏音鉴》为大兴李汝珍撰，定“春满尧天”等三十三母，其删并略同兰氏，而以一母之正韵副韵分列两母。定韵为二十二，而列开合，不列正副；并俗音之车遮桓诸韵亦并列之，定阴阳上去入为五音，亦不知仄声清浊。其书文辞辨博，微引浩繁，类有学者所为，故浅人多为所震；其实未窥等韵门径。

说《音鉴》“微引浩繁”，这的确算是一个问题。据同治丙寅重镌本所附的《音鉴书目》，《音鉴》引书达481种之多，许多引文完全是蛇足，大大影响了该书的简洁性。但说“未窥等韵门径”，则可谓无的放矢，因为李汝珍并未打算把《音鉴》写成一部传统的等韵学著作，他的书只是“俾吾乡初学有志于斯者，籍为入门之阶”^⑧而作。《音鉴》的语音系统虽然与传统的等韵学著作的语音系统完全不同，其《字母五声图》与一般韵图编排体制也完全不同，但这并非说明作者“未窥等韵门径”，相反这正是该书特色所在。

较早注意到《音鉴》这一特点的当首推胡适、钱玄同。二十年代初，胡适开始做小说《镜花缘》的考证工作，但对作者李松石毫无了解，后经钱玄同先生见告，知道李松石是音韵学家，名叫李汝珍，著有一部《李氏音鉴》。于是胡适根据《音鉴》钩出了李汝珍的若干事迹，并在其《镜花缘的

引论》一文中辟出专节讨论“李汝珍的音韵学”，其中声母和韵母的拟音是请钱玄同先生做的。胡适在《引论》中认为李氏的长处有三：（1）注重实用，（2）注重今音，（3）敢于变古。^⑨后来钱门弟子赵荫棠先生也对《音鉴》作了一些探讨工作，写了《李氏音鉴的周围》、^⑩《明清等韵之北音系统》。^⑪王力先生在其《汉语音韵学》中也对《音鉴》作了介绍。^⑫近年来对《音鉴》作过研究的有李新魁先生，他在论文《谈几种兼表南北方音的等韵图》^⑬和专著《汉语等韵学》^⑭中都安排了一定的篇幅来讨论《音鉴》。此外，新近出版的史存直先生的《汉语音韵学纲要》、^⑮何九盈先生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⑯也都对《音鉴》作了一些介绍。

前修时贤对《音鉴》研究的开创之功不可没。但各家的看法尚不统一，特别是对《音鉴》音系的研究似乎还欠缺翔实的论述和分析，对与李汝珍写作《音鉴》有关的一些生平事迹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对《音鉴》音系在近代汉语语音史中的地位也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我们认为《音鉴》是近代汉语语音史特别是普通话语音史中的一个重要文献。这一点，严学窘、喻世长两先生也已经注意到了。喻世长先生在其《汉语音韵学的回顾和前瞻》^⑰一文中认为，设想如果能拟出十个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以文献为依据的语音系统来，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十个语音系统是：

甲骨文语音系统	早期金文语音系统
《诗经》语音系统	汉魏语音系统
《切韵》语音系统	晚唐五代语音系统

宋金语音系统

《中原音韵》语音系统

《韵略易通》语音系统 《李氏音鉴》语音系统

文章同时指出：“不难看出，这个设想中包括着一些薄弱环节，这些环节是应该及早赶上来的。”显然，《李氏音鉴》音系的研究即是薄弱环节之一。本文写作的目的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音鉴》音系做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尽可能准确地考证出《音鉴》的语音系统，进而从《音鉴》音系中透视分离出十八世纪末北京音系的面貌。我们认为，这一工作将有助于近代汉语语音史特别是普通话语音史研究的深入。

注释：

①鲁迅语，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2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②胡适语，见《镜花缘的引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526页，上海书店1979年根据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翻印。

③④石文焯《李氏音鉴序》，见《李氏音鉴》卷首。

⑤余集《李氏音鉴序》，见《李氏音鉴》卷首。

⑥《音鉴》是嘉庆十五年刊印的，而在嘉庆丁卯（十二年）四月，许桂林作的《说音自序》里已提及山阴俞杏林对《音鉴》及许序“题诗激赏”，可见当时俞杏林所看到的当为《音鉴》未定稿的传抄本。又《音鉴·凡例》最后有这样一段话：“斯稿久置笥篋，缘同志每借传抄，诚恐鲁鱼豕亥，贻误将来，姑付剞劂，以俟博彦指正云。时嘉庆庚午汝珍又识。”亦说明嘉庆庚午（嘉庆十五年）付刻之前有抄本流传。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署名为大兴李汝珍松石撰的《音学臆说》的抄本一部，卷首有余集、石文焯、李汝珍《音学臆说序》各一

篇，余序作于嘉庆十年，石、李二人的序作于嘉庆九年。这三人的序也都见于《音鉴》，只是名称改为《李氏音鉴序》，撰作时间也都改为嘉庆十年。从内容上看，《音学臆说》显系《李氏音鉴》的未定稿，全书也是三十三问，但有的标题与《音鉴》略有差异，体例上也有一些差异，显得还不甚完备（详后）。这个抄本的存在，说明《音鉴》最初名之为《音学臆说》，并有抄本以此名流布各地。

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514页。

⑧《音鉴》卷四第二十八问。

⑨同②。

⑩载《世界日报》1932年10月8日、10月15日。

⑪载《辅仁学志》6卷1、2期合刊（1937年），又见于赵著《等韵源流》第三编，商务印书馆（上海），1957年。

⑫《汉语音韵学》160—163页，中华书局，1957年。

⑬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⑭《汉语等韵学》391—395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⑮《汉语音韵学纲要》95—9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7月。

⑯《中国古代语言学史》246—24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⑰《汉语音韵学的回顾和前瞻》（署名：崇冈），《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

壹 李汝珍与《李氏音鉴》

一、李汝珍的生平、交游与著述

李汝珍一生兴趣广泛，于学无所不窥。余集《李氏音鉴序》说：“大兴李松石少而颖异，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以其暇，旁及杂流，如壬遁星卜参纬篆隶之类，靡不日涉以博其趣，而于音韵之学尤能穷源索隐，心领神悟。”据“读书不屑屑章句帖括之学”句来看，李汝珍恐怕是一生未第，《顺天府志》的《选举表》、《艺文志》、《人物志》均未载其事迹，其他方志中也未发现他的传。目前所见的有关李汝珍的资料都是东鳞西爪，难以勾勒其完整的生平面貌。好在与《音鉴》成书有关的一些情况还可找到线索，这些线索是搞清《音鉴》音系的性质，构拟《音鉴》音系音值的重要参考资料。

李汝珍是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市）人，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生卒年不详。胡适考证其生年在乾隆中叶（约1763年），卒于道光十年前（约1830年），①大致可信。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秋，李汝珍之兄汝璜由大兴至海州板浦，准备接任板浦场盐课司大使一职。其时，汝珍亦随其兄至海州板浦，时年约二十岁。②李汝珍行止亦从此年

始有记载，在此之前无考，估计是在故乡大兴就塾读书。乾隆四十八年，汝璜正式上任，至嘉庆四年（1799年）卸任，凡十六年。^③这期间汝珍一直在兄汝璜处，自云“受业于凌廷堪仲子夫子，论文之暇，旁及音韵。”^④

凌廷堪（1755—1809），^⑤字次仲，学者称仲子先生，祖籍安徽歙县，生于海州，乾嘉巨子之一，著有《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弟子中最著者为仪征阮元、宣城张其锦等。乾隆四十六年，凌氏游扬州，“慕其乡江慎修、戴东原两先生之学”，^⑥四十八年至京师，受业于大兴翁方纲，自此淹贯百家，邃于三礼、天文、律算、音韵之学。四十八年冬，凌氏回板浦省亲，此时已声名籍甚，李汝珍拜师求教当始于此时。^⑦其后凌氏常客居外地，然亦时常回板浦，李汝珍仍能经常求教，特别是乾隆五十三年冬至五十四年三月，凌氏应李汝璜之聘，在李家教馆，此时汝珍可再系统学习几个月。由于李汝珍生活在乾嘉时代，又曾受业于凌氏这样著名的皖派学者，故李氏许多观点都与皖派大师比如段玉裁、王念孙等同出一脉。段、王十分强调因声求义。段玉裁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⑧王念孙也说：“训诂之旨，本于声音。”^⑨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也借紫衣黑女之口道出了这个观点：

读书莫难于识字，识字莫难于辨音。若音不辨，则义不明。（第十六回）

读书必先识字，要识字必先知音。若不先将其音辨明，一概似是而非，其义何能分别？可见字音一道，乃读书人不可忽略的。（第十七回）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李汝珍才编写了《音鉴》这本音韵学的入门书，不过《音鉴》的主旨不在述古而在注重今音和实用，则是李汝珍出乎本师派之外的地方。正如鲁迅所说：

“盖惟精声韵之学而仍敢于变古，乃能居学者之列……”^⑩

乾隆五十五年，凌氏成进士，例授知县，五十八年补殿试后，自请改教职以养母治经，六十年举家迁安徽宣城，赴任宁国府教授，以后就很少再回板浦了。

其时，李汝珍已到而立之年，学业有成，正在撰写《音鉴》一书。李汝珍开始动笔写作《音鉴》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大致可以确定在乾隆末年，凌氏尚未回安徽定居之前。《音鉴》卷五说“母中‘麻’韵即夫子所增”可证。

嘉庆四年，李汝璜卸板浦场盐课司大使一职，由金肿接任，李氏全家仍留住板浦待命。是年秋适逢许乔林、许桂林兄弟及全家由宿迁迁回海州板浦，汝珍遂与之结为好友，切磋学问。

许乔林（1775—1846），^⑪字贞仲，号石华，嘉庆丁卯科亚元，官山东平阴县知县，以防堵功，钦加京衔。著有《海州文献录》、《东平州志》、《球阴琐语》、《弇榆山房诗略》、《弇榆山房笔谈》等书。其弟许桂林（1779—1822），字同叔，号月南，又月岚，嘉庆丙子科举人。精通文学、经学、史学、方志学、历算学、音韵学等，著有《易确》、《毛诗后笺》、《说文后解》、《谷梁传时、月、日释例》、《春秋三传地名考证》、《宣西通》、《许氏说音》等近五十部著作。阮元对其天文历算之学深为佩服，将之编入《畴人传》一书，并手书一联云：“谈天秘欲传宣夜，学海深须到郁州（指海州）。”李汝珍与二许兄弟还有